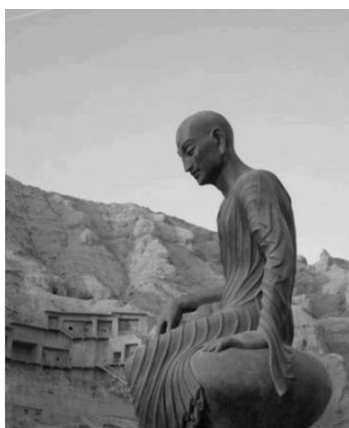


肇論導讀

胡至剛



鳩摩羅什(西元344-413)僧肇(約公元374/384-414)

講授大綱

- 《肇論》古今懸談。
- 僧肇生平介紹及大事年表。
- 歷代有關《肇論》注疏及爭辯。
- 僧肇歷史定位及《肇論》學習方法。
- 《肇論》研究參考文獻。

《肇論》古今懸談

- ☐ 《肇論》作者僧肇的生卒年齡。
 - ☐ 《傳燈錄》對僧肇死亡的傳說。
 - ☐ 《肇論》內容的真偽問題爭論。
 - 宗本論。
 - 涅槃無名論。(表上秦主姚興)
 - ☐ 《肇論》成書年代及編排次序之演變。
 - ☐ 羅什及其弟子對中國佛教史的影響。
-

歷代有關《肇論》注疏及爭辯

- ☐ 南北朝(陳代)-惠達《肇論疏》。
 - ☐ 唐朝-元康《肇論疏》。
 - ☐ 北宋-遵式《注肇論疏》。宋.曉月《夾科肇論序》
淨源《肇論中吳集解》、《肇論集解令模鈔》
 - ☐ 元-文才《肇論新疏》、《肇論新疏游刃》
 - ☐ 明-德清《肇論略注》
 - ☐ 明-鎮澄發表《物不遷正量論》引起爭辯。
道衡、真界及蓮池、紫柏、憨山三大師提出反駁。
-

僧肇歷史定位及肇論學習方法

- 終結兩晉般若學五家七宗的格義佛教。
- 開創中國三論學派源流之始祖。
- 會通玄學與佛法，為中國佛學注入新血脈。
- 肇學研究不衰，成為佛學研究中之異門顯學。
- 《肇論》學習方法：
 - 理解玄學與中觀般若背後深奧的義理。
 - 欣賞僧肇華麗的六朝文體和辭藻語彙。
 - 對其所處歷史背景要有深刻瞭解認識。

肇論諸家注疏之一

著作名稱	作者	資料來源
<u>肇論疏</u> 三卷	陳. 惠達	卍新纂續藏經
<u>肇論疏</u> 三卷	唐. 元康	大正藏45冊
<u>注肇論疏</u> 六卷	宋. 遵式	卍新纂續藏經
<u>夾科肇論序</u>	宋. 曉月	卍新纂續藏經
<u>肇論中吳集解</u> 三卷	宋. 淨源	上海佛學書局
<u>肇論集解令模鈔</u> 二卷	宋. 淨源	中佚，日存
<u>夢庵和尚節釋肇論</u> 二卷	宋. 悟初、道全	中佚，日存
<u>肇論新疏</u> 三卷	元. 文才	大正藏45冊
<u>肇論新疏游刃</u> 三卷	元. 文才	卍新纂續藏經

肇論諸家注疏之二

著作名稱	作者	資料來源
<u>物不遷正量論二卷</u>	明. 鎮澄	卽新纂續藏經
<u>物不遷正量論證</u>	明. 道衡	卽新纂續藏經
<u>物不遷論辯解</u>	明. 真界	卽新纂續藏經
<u>肇論略注四卷</u>	明. 德清	卽新纂續藏經
<u>肇論研究</u>	日. 塚本善隆編	京都.法藏館
<u>肇論校釋</u>	張春波	中華書局
<u>僧肇</u>	李潤生	東大圖書公司
<u>肇論的哲學解讀</u>	陳森田	文津出版社

其他參考資料

文章名稱	作者	資料來源
中國三論宗通史	董群	鳳凰出版社
資治通鑑	司馬光	
兩漢魏晉南北朝佛教史	湯用彤	
魏晉玄學史稿	湯用彤	
世說新語	劉義慶	
老子		
莊子		

肇論序

小招提寺沙門 慧達 作

慧達率愚，通序長安釋僧肇法師所作宗本物不遷等四論。但末代弘經，允屬四依菩薩。爰傳茲土，抑亦其例。至如彌天大德童壽桑門，竝創始命宗圖辯格致，播揚宣述，所事玄虛，唯斯擬聖默之所祖。自降乎已還，歷代古今，凡著名僧傳，及傳所不載者，釋僧叡等三千餘僧，清信檀越謝靈運等八百許人，至能辯正方言節文階級，善覈名教精搜義理。揖此群賢語之所統，有美若人，超語兼默，標本則句句深達佛心，明末則言言備通眾教。諒是大乘懿典、方等博書。自古自今著文著筆，詳汰名賢所作諸論，或六七宗，爰延十二，竝判其臧否、辯其差當，唯此憲章無弊斯咎。良由襟情泛若，不知何係。譬彼淵海，數越九流，挺拔清虛，蕭然物外。知公者希，歸公採什，如曰不知，則公貴矣。

達猥生天幸，逢此正音，忻躍弗已，饗讌無疲。每至披尋，不勝手舞，誓願生生盡命弘述。達於肇之遺文，其猶若是，況中百門觀，爰泊方等深經，而不至增乎！世諺咸云：「肇之所作故是誠實真諦，地論通宗，莊老所資猛浪之說。」此實巨蠱之言，欺誣亡沒，街巷陋音，未之足拾。夫神道不形，心敏難繪。既文拘而義遠，故眾端之所詭。肇之卜意豈徒然哉？良有以也。如復徇狎其言，願生生不面，至獲忍心，還度斯下。

達留連講肆二十餘年，頗逢重席，末覩斯論。聊寄一序，託悟在中。同我賢余，請俟來哲。夫大分深義，厥號本無，故建言宗旨，標乎實相。開空法道，莫逾真俗，所以次釋二諦顯佛教門。但圓正之因，無上般若，至極之果，唯有涅槃。故末啟重玄，明眾聖之所宅。雖以性空擬本，無本可稱；語本絕言，非心行處。然則不遷當俗，俗則不生；不真為真，真但名說。若能放曠蕩然，崇茲一道，清耳虛襟，無言二諦，斯則淨照之功著。故般若無知、無名之德興，而涅槃不稱。

余謂此說周圓，罄佛淵海。浩博無涯，窮法體相。雖復言約而義豐，文華而理詣，語勢連環，意實孤誕。敢是絕妙好辭，莫不竭茲洪論。所以童壽歎言：「解空第一，肇公其人。」斯言有由矣，彰在翰牘。但宗本蕭然，莫能致詰。不遷等四論，事開接引，問答析微，所以稱論。

《肇論》

後秦長安 釋僧肇 作

宗本義

本無、實相、法性、性空、緣會一義耳。何則？一切諸法。緣會而生；緣會而生，則未生無有，緣離則滅。如其真有，有則無滅，以此而推，故知雖今現有，有而性常自空，性常自空，故謂之性空。性空故，故曰法性；法性如是，故曰實相；實相自無，非推之使無，故名本無。

言不有不無者，不如有見常見之有，邪見斷見之無耳。若以有為有，則以無為無。夫不存無以觀法者，可謂識法實相矣，雖觀有而無所取相。然則法相為無相之相，聖人之心為住無所住矣。三乘等觀性空而得道也。性空者，謂諸法實相也。見法實相，故云正觀。若其異者，便為邪觀。設二乘不見此理，則顛倒也。是以三乘觀法無異，但心有大小為差耳。

漚和般若者，大慧之稱也。諸法實相，謂之般若。能不形證，漚和功也，適化眾生謂之漚和，不染塵累，般若力也。然則般若之門觀空，漚和之門涉有。涉有未始迷虛，故常處有而不染；不厭有而觀空，故觀空而不證，是謂一念之力，權慧具矣。一念之力，權慧具矣，好思歷然可解。

泥洹盡諦者，直結盡而已，則生死永滅，故謂盡耳，無復別有一盡處耳。

物不遷論第一

夫生死交謝，寒暑迭遷，有物流動，人之常情。余則謂之不然。何者？《放光》云：「法無去來，無動轉者」。尋夫不動之作，豈釋動以求靜？必求靜於諸動。必求靜於諸動，故雖動而常靜。不釋動以求靜，故雖靜而不離動。然則動靜未始異，而惑者不同。

緣使真言滯於競辯，宗途屈於好異。所以靜躁之極，未易言也。何者？夫談真則逆俗，順俗則違真。違真故迷性而莫返，逆俗故言淡而無味。緣使中人未分於存亡，下士撫掌而弗顧，近而不可知者，其唯物性乎？然不能自己，聊復寄心於動靜之際，豈曰必然。

試論之曰，《道行》云：諸法本無所從來，去亦無所至。中觀云：觀方知彼去，去者不至方。斯皆即動而求靜，以知物不遷明矣。夫人之所謂動者，以昔物不至今，故曰動而非靜。我之所謂靜者，亦以昔物不至今，故曰靜而非動。動而非靜，以其不來。靜而非動，以其不去。然則所造未嘗異，所見未嘗同。逆之所謂塞，順之所謂通，苟得其道，復何滯哉？

傷夫人情之惑也久矣，目對真而莫覺，既知往物而不來，而謂今物而可往。往物既不來，今物何所往？何則？求向物於向，於向未嘗無，責向物於今，於今未嘗有。於今未嘗有，以明物不來，於向未嘗無，故知物不去。覆而求今，今亦不往，是謂昔物自在昔，不從今以至昔，今物自在今，不從昔以至今。故仲尼曰：回也見新，交臂非故。如此，則物不相往來，明矣。既無往返之微朕，有何物而可動乎？然則旋嵐偃嶽而常靜，江河競注而不流，野馬飄鼓而不動，日月歷天而不周，復何怪哉？

噫！聖人有言曰：人命逝速，速於川流。是以聲聞悟非常以成道，

緣覺覺緣離以即真，苟萬動而非化，豈尋化以階道。覆尋聖言，微隱難測，若動而靜，似去而留，可以神會，難以事求。是以言去不必去，閑人之常想，稱住不必住，釋人之所謂往耳。豈曰去而可遣，住而可留也。故《成具》云：菩薩處計常之中，而演非常之教。《摩訶衍論》云：諸法不動，無去來處。斯皆導達群方，兩言一會，豈曰文殊而乖其致哉？

是以言常而不住，稱去而不遷。不遷，故雖往而常靜；不住，故雖靜而常往。雖靜而常往，故往而弗遷；雖往而常靜，故靜而弗留矣。然則莊生之所以藏山，仲尼之所以臨川，斯皆感往者之難留，豈曰排今而可往。

是以觀聖人心者，不同人之所見得也。何者？人則謂少壯同體，百齡一質，徒知年往，不覺形隨。是以梵志出家，白首而歸，隣人見之曰：昔人尚存乎？梵志曰：吾猶昔人，非昔人也。隣人皆愕然，非其言也。所謂有力者負之而趨，昧者不覺，其斯之謂歟？

是以如來因群情之所滯，則方言以辯惑，乘莫二之真心，吐不一之殊教，乖而不可異者，其唯聖言乎！故談真有不遷之稱，導俗有流動之說，雖復千途異唱，會歸同致矣。而徵文者聞不遷，則謂昔物不至今，聆流動者，而謂今物可至昔。既曰古今，而欲遷之者，何也？是以言往不必往，古今常存，以其不動；稱去不必去，謂不從今至古，以其不來。不來，故不馳騁於古今；不動，故各性住於一世。

然則群籍殊文，百家異說，苟得其會，豈殊文之能惑哉？是以人之所謂住，我則言其去；人之所謂去，我則言其住。然則去住雖殊，其致一也。

故經云：正言似反，誰當信者。斯言有由矣！何者。人則求古於今，謂其不住；吾則求今於古，知其不去。今若至古，古應有今；古

若至今，今應有古。今而無古，以知不來；古而無今，以知不去。若古不至今，今亦不至古，事各性住於一世，有何物而可去來？然則四象風馳，璇璣電捲，得意毫微，雖速而不轉。

是以如來，功流萬世而常存，道通百劫而彌固，成山假就於始簣，修途託至於初步，果以功業不可朽故也。功業不可朽，故雖在昔而不化，不化故不遷，不遷故則湛然明矣。

故經云：三災彌綸，而行業湛然，信其言也。何者？果不俱因，因因而果，因因而果，因不昔滅，果不俱因，因不來今。不滅不來，則不遷之致明矣，復何惑於去留，踟躕於動靜之間哉？然則乾坤倒覆，無謂不靜，洪流滔天，無謂其動。苟能契神於即物，斯不遠而可知矣。

物不遷論(終)

不真空論第二

夫至虛無生者，蓋是般若玄鑑之妙趣，有物之宗極者也。自非聖明特達，何能契神於有無之間哉？是以至人通神心於無窮，窮所不能滯，極耳目於視聽，聲色所不能制者，豈不以其即萬物之自虛，故物不能累其神明者也。

是以聖人乘真心而理順，則無滯而不通；審一氣以觀化，故所遇而順適。無滯而不通，故能混雜致淳；所遇而順適，故則觸物而一。如此，則萬象雖殊，而不能自異；不能自異，故知象非真象；象非真象故，則雖象而非象。

然則物我同根，是非一氣，潛微幽隱，殆非群情之所盡。故頃爾談論，至於虛宗，每有不同。夫以不同而適同，有何物而可同哉？故眾論競作，而性莫同焉。

何則？心無者，無心於萬物，萬物未嘗無。此得在於神靜，失在於物虛。

即色者，明色不自色，故雖色而非色也。夫言色者，但當色即色，豈待色色而後為色哉？此直語色不自色，未領色之非色也。

本無者，情尚於無，多觸言以竇無，故非有，有即無，非無，無亦無。尋夫立文之本旨者，直以非有非真有，非無非真無耳。何必非有無此有，非無無彼無？此直好無之談，豈謂順通事實，即物之情哉？

以夫物物於物，則所物而可物；以物物非物，故雖物而非物。是以物不即名而就實，名不即物而履真。然則真諦獨靜於名教之外，豈曰文言之能辨哉？然不能杜默，聊復厝言以擬之。

試論之曰，《摩訶衍論》云：諸法亦非有相，亦非無相。《中論》云：諸法不有不無者，第一真諦也。尋夫不有不無者，豈謂滌除萬物，

杜塞視聽，寂寥虛豁，然後為真諦者乎？

誠以即物順通，故物莫之逆；即偽即真，故性莫之易。性莫之易，故雖無而有；物莫之逆，故雖有而無。雖有而無，所謂非有；雖無而有，所謂非無。

如此，則非無物也，物非真物。物非真物，故於何而可物？故經云：色之性空，非色敗空。以明夫聖人之於物也，即萬物之自虛，豈待宰割以求通哉？

是以寢疾有不真之談，超日有即虛之稱。然則三藏殊文，統之者一也。故放光云：第一真諦，無成無得；世俗諦故，便有成有得。夫有得即是無得之偽號，無得即是有得之真名。真名故，雖真而非有；偽號故，雖偽而非無。是以言真未嘗有，言偽未嘗無。二言未始一，二理未始殊。

故經云：真諦俗諦謂有異耶？答曰無異也。此經直辯真諦以明非有，俗諦以明非無。豈以諦二而二於物哉？

然則萬物果有其所以不有，有其所以不無。有其所以不有，故雖有而非有；有其所以不無，故雖無而非無。雖無而非無，無者不絕虛；雖有而非有，有者非真有。若有不即真，無不夷跡，然則有無稱異，其致一也。

故童子歎曰：說法不有亦不無，以因緣故諸法生。《瓔珞經》云：轉法輪者，亦非有轉，亦非無轉，是謂轉無所轉。此乃眾經之微言也。何者？謂物無耶，則邪見非惑；謂物有耶，則常見為得。以物非無，故邪見為惑；以物非有，故常見不得。然則非有非無者，信真諦之談也。

故《道行》云：心亦不有亦不無。《中觀》云：物從因緣故不有，

緣起故不無。尋理即其然矣。所以然者，夫有若真有，有自常有，豈待緣而後有哉？譬彼真無，無自常無，豈待緣而後無也？若有不自有，待緣而後有者，故知有非真有。有非真有，雖有不可謂之有矣。不無者，夫無則湛然不動，可謂之無。萬物若無，則不應起，起則非無，以明緣起故不無也。

故摩訶衍論云：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，一切諸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；一切無法，一切因緣故應有，一切有法，一切因緣故不應有。尋此有無之言，豈直反論而已哉？若應有，即是有，不應言無；若應無，即是無，不應言有。言有，是為假有以明非無；借無以辨非有。此事一稱二，其文有似不同，苟領其所同，則無異而不同。

然則萬法果有其所以不有，不可得而有，有其所以不無，不可得而無。何則？欲言其有，有非真生；欲言其無，事象既形。象形不即無，非真非實有。然則不真空義顯於茲矣。故《放光》云：諸法假號不真，譬如幻化人，非無幻化人，幻化人非真人也。

夫以名求物，物無當名之實；以物求名，名無得物之功。物無當名之實，非物也；名無得物之功，非名也。是以名不當實，實不當名，名實無當，萬物安在？

故《中觀》云：物無彼此。而人以此為此，以彼為彼；彼亦以此為彼，以彼為此。此彼莫定乎一名，而惑者懷必然之志。然則彼此初非有，惑者初非無，既悟彼此之非有，有何物而可有哉？故知萬物非真，假號久矣。

是以成具立強名之文，園林託指馬之況。如此，則深遠之言，於何而不在？

是以聖人乘千化而不變，履萬惑而常通者，以其即萬物之自虛，不假虛而虛物也。故經云：甚奇世尊，不動真際為諸法立處，非離真

而立處，立處即真也。然則道遠乎哉？觸事而真。聖遠乎哉？體之即神。

不真空論(終)

般若無知論第三

夫般若虛玄者，蓋是三乘之宗極也，誠真一之無差，然異端之論紛然久矣。

有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者，少踐大方，研機斯趣，獨拔於言象之表，妙契於希夷之境，齊異學於迦夷，揚風於東扇，將爰燭殊方而匿糴涼土者。所以道不虛應，應必有由矣。弘始三年，歲次星紀，秦乘入國之謀，舉師以來之意也，北天之運數其然也。

大秦天王者，道契百王之端，德洽千載之下，游刃萬機，弘道終日，信季俗蒼生之所天，釋迦遺法之所仗也。時乃集義學沙門五百餘人於逍遙觀，躬執秦文，與什公參定方等。其所開拓者，豈謂當時之益，乃累劫之津梁矣。

余以短乏，曾廁嘉會，以為上聞異要，始於時也。然則聖智幽微，深隱難測，無相無名，乃非言象之所得。為試罔象其懷，寄之狂言耳，豈曰聖心而可辨哉。

試論之曰，《放光》云：般若無所有相，無生滅相。《道行》云：般若無所知，無所見。此辨智照之用，而曰無相無知者何耶？果有無相之知，不知之照明矣。何者？夫有所知，則有所不知，以聖心無知，故無所不知，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故經云：聖心無所知，無所不知，信矣。

是以聖人虛其心而實其照，終日知而未嘗知也。故能默耀韜光，虛心玄鑒，閉智塞聰，而獨覺冥冥者矣。

然則智有窮幽之鑒而無知焉，神有應會之用而無慮焉。神無慮，故能獨王於世表；智無知，故能玄照於事外。智雖事外，未始無事；神雖世表，終日域中。所以俯仰順化，應接無窮，無幽不察，而無照

功，斯則無知之所知，聖神之所會也。

然其為物也，實而不有，虛而不無，存而不可論者，其唯聖智乎。何者？欲言其有，無狀無名；欲言其無，聖以之靈。聖以之靈，故虛不失照；無狀無名，故照不失虛。照不失虛，故混而不渝；虛不失照，故動以接應。是以聖智之用，未始暫廢，求之形相，未暫可得。故《寶積》曰：以無心意而現行。《放光》云：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所以聖迹萬端，其致一而已矣。

是以般若可虛而照，真諦可亡而知，萬動可即而靜，聖應可無而為，斯則不知而自知，不為而自為矣。復何知哉？復何為哉？

①難曰：夫聖人真心獨朗，物物斯照，應接無方，動與事會。物物斯照，故知無所遺；動與事會，故會不失機。會不失機故，必有會於可會；知無所遺故，必有知於可知。必有知於可知，故聖不虛知；必有會於可會，故聖不虛會。既知既會，而曰無知無會者，何耶？若夫忘知遺會者，則是聖人無私於知會，以成其私耳。斯可謂不自有其知，安得無知哉？

答曰：夫聖人功高二儀而不仁，明逾日月而彌昏，豈曰木石瞽其懷，其於無知而已哉？誠以異於人者神明，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。子意欲令聖人不自有其知，而聖人未嘗不有知，無乃乖於聖心，失於文旨者乎？何者？經云：真般若者，清淨如虛空，無知無見，無作無緣。斯則知自無知矣，豈待返照然後無知哉？

若有知性空而稱淨者，則不辨於惑智，三毒四倒亦皆清淨，有何獨尊於般若？若以所知美般若，所知非般若，所知自常淨，故般若未嘗淨，亦無緣致淨歎於般若。然經云般若清淨者，將無以般若體性真淨，本無惑取之知，本無惑取之知，不可以知名哉！豈唯無知名無知，知自無知矣。是以聖人以無知之般若，照彼無相之真諦。真諦無兔馬

之遺，般若無不窮之鑒。所以會而不差，當而無是，寂怕無知而無不知者矣。

②難曰：夫物無以自通，故立名以通物。物雖非名，果有可名之物當於此名矣。是以即名求物，物不能隱。而論云聖心無知。又云無所不知。意謂無知未嘗知，知未嘗無知；斯則名教之所通，立言之本意也。然論者欲一於聖心，異於文旨，尋文求實，未見其當。何者？若知得於聖心，無知無所辨；若無知得於聖心，知亦無所辨。若二都無得，無所復論哉！

答曰：經云：般若義者，無名無說，非有非無，非實非虛，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。斯則無名之法，故非言所能言也。言雖不能言，然非言無以傳，是以聖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。今試為子狂言辨之。夫聖心者，微妙無相，不可為有；用之彌勤，不可為無。不可為無，故聖智存焉；不可為有，故名教絕焉。是以言知不為知，欲以通其鑒；不知非不知，欲以辨其相。辨相不為無，通鑒不為有。非有，故知而無知；非無，故無知而知。是以知即無知，無知即知，無以言異，而異於聖心也。

③難曰：夫真諦深玄，非智不測，聖智之能，在茲而顯。故經云：不得般若，不見真諦。真諦則般若之緣也，以緣求智，智則知矣。

答曰：以緣求智，智非知也。何者？《放光》云：不緣色生識，是名不見色。又云：五陰清淨故，般若清淨。般若即能知也，五陰即所知也，所知即緣也。夫知與所知，相與而有，相與而無。相與而無，故物莫之有；相與而有，故物莫之無。物莫之無故，為緣之所起；物莫之有故，則緣所不能生。緣所不能生，故照緣而非知；為緣之所起，故知緣相因而生。是以知與無知生於所知矣。何者？夫智以知所知，取相故名知。真諦自無相，真智何由知？所以然者，夫所知非所知，所知生於知。所知既生知，知亦生所知。所、知既相生，相生即緣法，

緣法故非真。非真，故非真諦也。故《中觀》云：物從因緣有，故不真；不從因緣有，故即真。今真諦曰真，真則非緣，真非緣，故無物從緣而生也。故經云：不見有法無緣而生。是以真智觀真諦，未嘗取所知，智不取所知，此智何由知？然智非無知，但真諦非所知，故真智亦非知。而子欲以緣求智，故以智為知。緣自非緣，於何而求知？

④難曰：論云不取者，為無知故不取，為知然後不取耶？若無知故不取，聖人則冥若夜游，不辨縑素之異耶？若知然後不取，知則異於不取矣。

答曰：非無知故不取，又非知然後不取。知即不取，故能不取而知。

⑤難曰：論云不取者，誠以聖心不物於物，故無惑取也。無取則無是，無是則無當。誰當聖心，而云聖心無所不知耶？

答曰：然。無是無當者，夫無當則物無不當，無是則物無不是。物無不是，故是而無是；物無不當，故當而無當。故經云：盡見諸法而無所見。

⑥難曰：聖心非不能是，誠以無是可是。雖無是可是，故當是於無是矣。是以經云：真諦無相故般若無知者，誠以般若無有有相之知，若以無相為無相，有何累於真諦耶？

答曰：聖人無無相也。何者？若以無相為無相，無相即為相，捨有而之無，譬猶逃峰而赴壑，俱不免於患矣。是以至人處有而不有，居無而不無；雖不取於有無，然亦不捨於有無。所以和光塵勞，周旋五趣，寂然而往，怕爾而來，恬淡無為，而無不為。

⑦難曰：聖心雖無知，然其應會之道不差。是以可應者應之，不可應者存之。然則聖心有時而生，有時而滅，可得然乎？

答曰：生滅者，生滅心也。聖人無心，生滅焉起？然非無心，但是無心心耳；又非不應，但是不應應耳。是以聖人應會之道，則信若四時之質，直以虛無為體，斯不可得而生，不可得而滅也。

⑧難曰：聖智之無，惑智之無，俱無生滅，何以異之？

答曰：聖智之無者，無知；惑智之無者，知無。其無雖同，所以無者異也。何者？夫聖心虛靜，無知可無，可曰無知，非謂知無。惑智有知，故有知可無，可謂知無，非曰無知也。無知，即般若之無也；知無，即真諦之無也。是以般若之與真諦，言用即同而異，言寂即異而同。同故無心於彼此，異故不失於照功。是以辨同者同於異，辨異者異於同。斯則不可得而異，不可得而同也。何者？內有獨鑒之明，外有萬法之實。萬法雖實，然非照不得，內外相與以成其照功。此則聖、所不能同，用也。內雖照而無知，外雖實而無相。內外寂然，相與俱無。此則聖、所不能異，寂也。是以經云諸法不異者，豈曰續鳧截鶴，夷嶽盈壑，然後無異哉？誠以不異於異，故雖異而不異也。故經云：甚奇世尊，於無異法中而說諸法異。又云：般若與諸法，亦不一相，亦不異相。信矣。

⑨難曰：論云：言用則異，言寂則同。未詳般若之內，則有用寂之異乎？

答曰：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用寂體一，同出而異名。更無無用之寂，而主於用也。是以智彌昧，照逾明；神彌靜，應逾動。豈曰明昧動靜之異哉？故成具云：不為而過為。寶積曰：無心無識，無不覺知。斯則窮神盡智，極象外之談也。即之明文，聖心可知矣。

般若無知論(終)

劉遺民書問附

遺民和南，頃餐微聞，有懷遙佇，歲未寒嚴，體中如何。音寄壅隔，增用抱蘊。弟子沈痾草澤，常有弊瘵耳。

因慧明道人北遊，裁通其情，古人不以形疏致淡，悟涉則親，是以雖復江山悠邈，不面當年。至於企懷風味，鏡心象迹，佇悅之勤，良以深矣。緬然無因，瞻霞永歎，順時愛敬，冀因行李，數有承問。

伏願彼大眾康和，外國法師休納。上人以悟發之器，而邁茲淵對，想開究之功，足以盡過半之思，故以每惟乖闊，憤愧何深。此山僧清常，道戒彌勵，禪隱之餘，則惟研惟講，恂恂穆穆，故可樂矣。

弟子既以遂宿心，而覩茲上軌，感寄之誠，日月銘至。遠法師頃恒履宜，思業精詣，乾乾宵夕，自非道用潛流，理為神御，孰以過順之年，湛氣若茲之勤，所以憑慰既深，仰謝逾絕。

去年夏末，始見生上人示無知論，才運清俊，旨中沈允，推涉聖文，婉而有歸，披味殷勤，不能釋手，直可謂浴心方等之淵，而悟懷絕冥之肆者矣。

若令此辨遂通，則般若眾流殆不言而會，可不欣乎！可不欣乎！夫理微者辭險，唱獨者應希，苟非絕言象之表者，將以存象而致乖乎？意謂答以緣求智之章，婉轉窮盡，極為精巧，無所間然矣。但暗者難以頓曉，猶有餘疑一兩，今輒題之如別，想從容之暇，復能僉為釋之。

論序云：般若之體，非有非無，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，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下章云：異乎人者神明，故不可以事相求之耳。又云：用即寂，寂即用，神彌靜，應逾動。夫聖心冥寂，理極同無，不疾而疾，不徐而徐，是以知不廢寂，寂不廢知，未始不寂，未始不知，故其運物成功化世之道，雖處有名之中，而遠與無名同。斯理之玄，固常所彌昧者矣。

但今談者，所疑於高論之旨，欲求聖心之異，為謂窮靈極數，妙盡冥符耶？為將心體自然，靈怕獨感耶？若窮靈極數，妙盡冥符，則寂照之名，故是定慧之體耳。若心體自然，靈怕獨感，則群數之應，固以幾乎息矣。夫心數既玄，而孤運其照，神瀉化表，而慧明獨存，當有深證，可試為辨之。

疑者，當以撫會應機觀變之知，不可謂之不有矣。而論旨云本無惑取之知，而未釋所以不取之理。謂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，為當唯照無相耶？為當咸觀其變耶？若觀其變，則異乎無相；若唯照無相，則無會可撫。既無會可撫，而有撫會之功。意有未悟，幸復誨之。

論云：無當，則物無不當；無是，則物無不是。物無不是，故是而無是；物無不當，故當而無當。夫無當而物無不當，乃所以為至當。無是而物無不是，乃所以為真是。豈有真是而非是，至當而非當，而云當而無當，是而無是耶？若謂至當非常當，真是非常是，此蓋悟惑之言本異耳。固論旨所以不明也，願復重喻以祛其惑矣。

論至日，即與遠法師詳省之。法師亦好相領得意，但標位似各有本，或當不必理盡同矣。頃兼以班諸有懷，屢有擊其節者，而恨不得與斯人同時也。

答劉遺民書

不面在昔，佇想用勞，慧明道人至，得去年十二月疏。并問，披尋返覆，欣若暫對。涼風屆節，頃常如何？貧道勞疾，多不佳耳，信南返不悉，八月十五日。釋僧肇疏答。

服像雖殊，妙期不二，江山雖緬，理契則隣，所以望途致想，虛襟有寄。君既遂嘉遯之志，標越俗之美，獨恬事外，歡足方寸，每一言集，何嘗不遠喻林下之雅詠，高致悠然，清散未期，厚自保愛。每因行李，數有承問，願彼山僧無恙，道俗通佳。

承遠法師之勝常，以為欣慰，雖未清承，然服膺高軌，企佇之勤，為日久矣。公以過順之年，湛氣彌厲，養徒幽巖，抱一沖谷，遐邇仰詠，何美如之。每亦翹想一隅，懸庇霄岸，無由寫敬，致慨良深，君清對終日，快有悟心之歡也。

即此大眾尋常，什法師如宜，秦王道性自然，天機邁俗，城塹三寶，弘道是務，由使異典勝僧，方遠而至，靈鷲之風，萃於茲土。

領公遠舉，乃千載之津梁也，於西域還，得方等新經二百餘部，請大乘禪師一人，三藏法師一人，毘婆沙法師二人，什法師於大石寺出新至諸經，法藏淵曠，日有異聞。禪師於瓦官寺教習禪道，門徒數百，夙夜匪懈，邕邕蕭蕭，致可欣樂。三藏法師於中寺出律藏，本末精悉，若覩初制。毘婆沙法師於石羊寺出舍利弗阿毘曇胡本，雖未及譯，時問中事，發言新奇。

貧道一生，猥參嘉運，遇茲盛化，自恨不覩釋迦祇桓之集，餘復何恨，而慨不得與清勝君子同斯法集耳。

生上人頃在此，同止數年，至於言話之際，常相稱詠。中途還南，君得與相見，未更近問，惘悵何言。威道人至，得君念佛三昧詠，并得遠法師三昧詠及序。此作興寄既高，辭致清婉，能文之士，率稱其美，可謂游涉聖門，扣玄關之唱也。

君與法師當數有文集，因來何少。什法師以午年，出維摩經，貧道時預聽次，參承之暇，輒復條記成言，以為注解，辭雖不文，然義承有本。今因信持一本往南，君閑詳，試可取看。

來問婉切，難為郢人。貧道思不關微，兼拙於筆語，且至趣無言，言必乖趣，云云不已，竟何所辨，聊以狂言，示訓來旨耳。

疏云：「稱聖心冥寂。理極同無。雖處有名之中。而遠與無名同。」

斯理之玄。固常彌昧者。」以此為懷，自可忘言內得，取定方寸，復何足以人情之所異，而求聖心之異乎？

疏曰：談者謂窮靈極數，妙盡冥符，別寂照之名，故是定慧之體耳。若心體自然，靈怕獨感，則羣數之應，固以幾乎息矣。意謂妙盡冥符，不可以定慧為名；靈怕獨感，不可稱羣數以息。兩言雖殊，妙用常一，迹我而乘，在聖不殊也。

何者？夫聖人玄心默照，理極同無，既曰為同，同無不極，何有同無之極而有定慧之名？定慧之名，非同外之稱也。若稱生同內，有稱非同；若稱生同外，稱非我也。

又聖心虛微，妙絕常境，感無不應，會無不通，冥機潛運，其用不勤，群數之應，亦何為而息耶？

且夫心之有也，以其有有，有不自有，故聖心不有有；不有有，故有無有；有無有故，則無無；無無故，聖人不有不無；不有不無，其神乃虛。

何者？夫有也無也，心之影響也；言也象也，影響之所攀緣也。有無既廢，則心無影響；影響既淪，則言象莫測；言象莫測，則道絕群方；道絕群方，故能窮靈極數；窮靈極數，乃曰妙盡。

妙盡之道，本乎無寄。夫無寄在乎冥寂，冥絕故虛以通之。妙盡存乎極數，極數故數以應之，數以應之故動與事會。虛以通之，故道超名外。道超名外，因謂之無；動與事會，因謂之有。因謂之有者，應夫真有，強謂之然耳，彼何然哉？

故經云：聖智無知而無所不知，無為而無所不為。此無言無相寂滅之道，豈曰有而為有，無而為無，動而乖靜，靜而廢用耶？

而今談者，多即言以定旨，尋大方而徵隅，懷前識以標玄，存所

存之必當。是以聞聖有知，謂之有心；聞聖無知，謂等大虛。有無之境，邊見所存，豈是處中莫二之道乎？

何者？萬物雖殊，然性本常一，不可而物，然非不物。可物於物，則名相異陳不物於物，則物而即真。是以聖人不物於物，不非物於物。不物於物，物非有也；不非物於物，物非無也。非有所不取，非無所以不捨。不捨故妙存即真；不取故名相摩因。名相摩因，非有知也。妙存即真，非無知也。

故經云：般若於諸法，無取無捨，無知無不知。此攀緣之外，絕心之域，而欲以有無詰者，不亦遠乎。

請詰夫陳有無者，夫智之生也，極於相內，法本無相，聖智何知？世稱無知者，謂等木石太虛無情之流。靈鑒幽燭，形於未兆，道無隱機，寧曰無知？且無知生於無知。無無知也，無有知也。無有知也，謂之非有；無無知也，謂之非無。

所以虛不失照，照不失虛，怕然永寂，靡執靡拘，孰能動之令有，靜之使無耶？

故經云：真般若者，非有非無，無起無滅，不可說示於人。何則？言其非有者，言其非是有，非謂是非有；言其非無者，言其非是無，非謂是非無。非有非非有，非無非非無，是以須菩提終日說般若而云無所說。此絕言之道，知何以傳？庶參玄君子，有以會之耳。

又云：宜先定聖心所以應會之道，為當唯照無相耶？為當咸覩其變耶？談者似謂無相與變，其旨不一。覩變則異乎無相，照無相則失於撫會。然則即真之義或有滯也。

經云：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若如來旨，觀色空時，應一心見色，一心見空。若一心見色，則唯色非空；若一

心見空，則唯空非色。然則空色兩陳，莫定其本也。是以經云非色者，誠以非色於色，不非色於非色。若非色於非色，太虛則非色，非色何所明？若以非色於色，即非色不異色，非色不異色，色即為非色。故知變即無相，無相即變，群情不同，故教迹有異耳。考之玄籍，本之聖意，豈復真偽殊心，空有異照耶？

是以照無相，不失撫會之功；觀變動，不乖無相之旨。造有不異無，造無不異有，未嘗不有，未嘗不無。故曰不動等覺而建立諸法。以此而推，寂用何妨？如之何謂觀變之知，異無相之照乎？

恐談者脫謂空有兩心，靜躁殊用，故言觀變之知，不可謂之不有耳。若能捨己心於封內，尋玄機於事外，齊萬有於一虛，曉至虛之非無者，當言至人終日應會，與物推移，乘運撫化，未始為有也。聖心若此，何有可取而曰未釋不取之理？

又云：無是乃所以為真是，無當乃所以為至當。亦可如來言耳，若能無心於為是，而是於無是，無心於為當，而當於無當者，則終日是，不乖於無是；終日當，不乖於無當。但恐有是於無是，有當於無當，所以為患耳。何者？若真是可是，至當可當，則名相以形，美惡是生，生生奔競，孰與止之？

是以聖人空洞其懷，無識無知，然居動用之域，而止無為之境，處有名之內，而宅絕言之鄉，寂寥虛曠，莫可以形名得。若斯而已矣，乃曰真是可是，至當可當，未喻雅旨也。恐是當之生，物謂之然，彼自不然，何足以然耳？

夫言迹之興，異途之所由生也。而言有所不言，迹有所不迹，是以善言言者，求言所不能言；善迹迹者，尋迹所不能迹。至理虛玄，擬心已差，況乃有言，恐所示轉遠，庶通心君子，有以相期於文外耳。

涅槃無名論第四

表上秦主姚興

僧肇言：肇聞天得一以清，地得一以寧，君王得一以治天下。伏惟陛下觀哲欽明，道與神會，妙契環中，理無不統，游刃萬機，弘道終日，威被蒼生，垂文作則，所以域中有四大，而王居一焉。

涅槃之道，蓋是三乘之所歸，方等之淵府，渺漭希夷，絕視聽之域，幽致虛玄，殆非群情之所測。

肇以人微，猥蒙國恩，得閑居學肆，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。雖眾經殊致，勝趣非一，然涅槃一義，常以聽習為先。但肇才識闇短，雖屢蒙誨喻，猶懷疑漠漠，為竭愚不已，亦如似有解，然未經高勝先唱，不敢自決。

不幸什公去世，諮參無所，以為永慨。而陛下聖德不孤，獨與什公神契，目擊道存，快盡其中方寸，故能振彼玄風，以啟末俗。

一日遇蒙答安城侯姚嵩書，問無為宗極，何者？夫眾生所以久流轉生死者，皆由著欲故也。若欲止於心，即無復於生死。既無生死，潛神玄默，與虛空合其德，是名涅槃矣。既曰涅槃，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？

斯乃窮微言之美，極象外之談者也。自非道參文殊，德慈侔氏，孰能宣揚玄道，為法城塹。使夫大教卷而復舒，幽旨淪而更顯，尋玩殷勤，不能暫捨，欣悟交懷，手舞弗暇，豈直當時之勝軌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。

然聖旨淵玄，理微言約，可以匠彼先進，拯拔高士。懼言題之流，或未盡上意。庶擬孔易十翼之作，豈貪豐文，圖以弘顯幽旨，輒作《涅槃

槃無名論》。

論有九折十演，博采眾經，託證成喻，以仰述陛下無名之致，豈曰關詣神心，窮究遠當，聊以擬議玄門，班喻學徒耳。

論末章云：諸家通第一義諦，皆云廓然空寂，無有聖人。吾常以為太甚徑庭不近人情，若無聖人，知無者誰？

實如明詔，實如明詔。夫道恍惚窈冥，其中有精，若無聖人，誰與道遊？頃諸學徒，莫不躊躇道門，怏怏此旨，懷疑終日，莫之能正。幸遭高判，宗徒囂然，扣關之儔，蔚登玄室，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閭浮，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。

今演論之作旨，曲辨涅槃無名之體，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。條牒如左，謹以仰呈。若少參聖旨，願勅存記，如其有差，伏承指授。

僧肇言：泥曰、泥洹、涅槃，此三名前後異出，蓋是楚夏不同耳。云涅槃，音正也。

九折十演者

開宗第一

無名曰：經稱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者，秦言無為，亦名滅度。無為者，取乎虛無寂寞，妙絕於有為。滅度者，言其大患永滅，超度四流，斯蓋是鏡像之所歸，絕稱之幽宅也。而曰有餘、無餘者，良是出處之異號，應物之假名耳。

余嘗試言之。夫涅槃之為道也，寂寥虛曠，不可以形名得；微妙無相，不可以有心知。超群有以幽升，量太虛而永久，隨之弗得其蹤，迎之罔眺其首，六趣不能攝其生，力負無以化其體。潢漭惚恍，若存若往，五目不覩其容，二聽不聞其響。冥冥窈窅，誰見誰曉？彌綸摩

所不在，而獨曳於有無之表。

然則言之者失其真，知之者反其愚，有之者乖其性，無之者傷其軀。所以釋迦掩室於摩竭，淨名杜口於毘耶，須菩提唱無說以顯道，釋梵約聽而雨華，斯皆理為神御，故口以之而默。豈曰無辯？辯所不能言也。

經云：真解脫者，離於言數，寂滅永安，無始無終，不晦不明，不寒不暑，湛若虛空，無名無說。論曰：涅槃非有，亦復非無，言語道斷，心行處滅。尋夫經論之作，豈虛構哉？果有其所以不有，故不可得而有；有其所以不無，故不可得而無耳。

何者？本之有境，則五陰永滅；推之無鄉，而幽靈不竭。幽靈不竭，則抱一湛然；五陰永滅，則萬累都捐。萬累都捐，故與道通洞；抱一湛然，故神而無功。神而無功，故至功常存；與道通洞，故沖而不改。沖而不改，故不可為有；至功常存，故不可為無。

然則有無絕於內，稱謂淪於外，視聽之所不暨，四空之所昏昧，恬焉而夷，怕焉而泰，九流於是乎交歸，眾聖於是乎冥會。斯乃希夷之境，太玄之鄉。而欲以有無題榜，標其方域，而語其神道者，不亦邈哉。

覈體第二

有名曰：夫名號不虛生，稱謂不自起。經稱有餘涅槃、無餘涅槃者，蓋是返本之真名，神道之妙稱者也。請試陳之。

有餘者，謂如來大覺始興，法身初建，澡八解之清流，憩七覺之茂林，積萬善於曠劫，蕩無始之遺塵，三明鏡於內，神光照於外，結僧那於始心，終大悲以赴難。仰攀玄根，俯提弱喪，超邁三域，獨蹈大方，啟八正之平路，坦眾庶之夷途，騁六通之神驥，乘五衍之安車，

至能出生入死，與物推移，道無不洽，德無不施，窮化母之始物，極玄樞之妙用，廓虛宇於無疆，耀薩雲於幽燭，將絕朕於九止，永淪太虛，而有餘緣不盡，餘迹不泯，業報猶魂，聖智尚存，此有餘涅槃也。經曰：陶冶塵滓，如鍊真金，萬累都盡，而靈覺獨存。

無餘者，謂至人教緣都訖，靈照永滅，廓爾無朕，故曰無餘。何則？夫大患莫若於有身，故滅身以歸無；勞勤莫先於有智，故絕智以淪虛。然則智以形倦，形以智勞，輪轉修途，疲而弗已。經曰：智為雜毒，形為桎梏，淵默以之而遼，患難以之而起。所以至人灰身滅智，捐形絕慮，內無機照之勤，外息大患之本，超然與群有永分，渾爾與太虛同體，寂焉無聞，怕爾無兆，冥冥長往，莫知所之。其猶燈盡火滅，膏明俱竭，此無餘涅槃也。經云：五陰永盡，譬如燈滅。

然則有餘可以有稱，無餘可以無名。無名立，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；有稱生，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。斯乃誥典之所垂文，先聖之所軌轍。而曰有無絕於內，稱謂淪於外，視聽之所不暨，四空之所昏昧，使夫懷德者自絕，宗虛者靡託，無異杜耳目於胎殼，掩玄象於雲霄外，而責宮商之異，辯玄素之殊者也。

子徒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，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，而論旨竟莫知所歸。幽途故自蘊而未顯，靜思幽尋，寄懷無所，豈所謂朗大明於冥室，奏玄響於無聞者哉？

位體第三

無名曰：有餘、無餘者，蓋是涅槃之外稱，應物之假名耳。而存稱謂者封名，志器象者耽形。名也極於題目，形也盡於方圓。方圓有所不寫，題目有所不傳，焉可以名於無名，而形於無形者哉？

難序云：有餘、無餘者，信是權寂致教之本意，亦是如來隱顯之誠跡也。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，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。

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？維摩詰言：我觀如來無始無終，六入已過，三界已出，不在方，不離方，非有為，非無為，不可以識識，不可以智知，無言無說，心行處滅。以此觀者，乃名正觀。以他觀者，非見佛也。

放光云：佛如虛空，無去無來，應緣而現，無有方所。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，寂莫虛無，無執無競，導而弗先，感而後應。譬猶幽谷之響，明鏡之像。對之弗知其所以來，隨之因識其所以往，恍焉而有，總焉而亡，動而逾寂，隱而彌彰，出幽入冥，變化無常。其為稱也，因應而作，顯迹為生，息迹為滅。生名有餘，滅名無餘。然則有無之稱，本乎無名，無名之道，於何不名？

是以至人居方而方，止圓而圓，在天而天，處人而人。原夫能天能人者，豈天人之所能哉？果以非天非人，故能天能人耳。其為治也，故應而不為，因而不施。因而不施，故施莫之廣，應而不為，故為莫之大。為莫之大，故乃返於小成，施莫之廣，故乃歸乎無名。經曰。菩提之道，不可圖度，高而無上，廣不可極，淵而無下，深不可測，大包天地，細入無間，故謂之道。然則涅槃之道，不可以有無得之，明矣。

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；見滅度便謂之無。有無之境，妄想之域，豈足以標榜玄道，而語聖心者乎？意謂至人寂怕無兆，隱顯同源，存不為有，亡不為無。何則？佛言：吾無生不生，雖生不生；無形不形，雖形不形。以知存不為有。經云：菩薩入無盡三昧，盡見過去滅度諸佛。又云：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，以知亡不為無。亡不為無，雖無而有；存不為有，雖有而無。雖有而無，故所謂非有；雖無而有，故所謂非無。然則涅槃之道，果出有無之域，絕言象之徑，斷矣。子乃云：聖人患於有身，故滅身以歸無，勞動莫先於有智，故絕智以淪虛，無乃乖乎神極，傷於玄旨者也。

經曰：法身無象，應物而形；般若無知，對緣而照。萬機頓赴而不撓其神，千難殊對而不干其慮，動若行雲，止猶谷神，豈有心於彼此，情係於動靜者乎？既無心於動靜，亦無象於去來。去來不以象，故無器而不形。動靜不以心，故無感而不應。然則心生於有心，象出於有象。象非我出，故金石流而不焦；心非我生，故日用而不動。紘紘自彼，於我何為？

所以智周萬物而不勞，形充八極而無患，益不可盈，損不可虧。寧復痾癘中達，壽極雙樹，靈竭天棺，體盡焚燎者哉？而惑者居見聞之境，尋殊應之迹，秉執規矩而擬大方，欲以智勞至人，形患大聖，謂捨有入無，因以名之，豈謂採微言於聽表，拔玄根於虛壤者哉？

徵出第四

有名曰：夫渾元剖判，萬有參分。有既有矣，不得不無；無自不無，必因於有。所以高下相傾，有無相生，此乃自然之數，數極於是。以此而觀，化母所育，理無幽顯，恢愜懦怪，無非有也。有化而無，無非無也。然則有無之境，理無不統。經曰：有無二法，攝一切法。又稱三無為者：虛空、數緣盡、非數緣盡。數緣盡者，即涅槃也。

而論云：有無之表，別有妙道，妙於有無，謂之涅槃。請覈妙道之本。果若有也，雖妙非無。雖妙非無，即入有境。果若無也，無即無差。無而無差，即入無境。

總而括之，即而究之，無有異有而非無，無有異無而非有者，明矣。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，非有非無謂之涅槃。吾聞其語，未即於心也。

超境第五

無名曰：有無之數，誠以法無不該，理無不統。然其所統，俗諦

而已。經曰：真諦何耶？涅槃道是。俗諦何耶？有無法是。何則？有者有於無，無者無於有，有無所以稱有，無有所以稱無。然則有生於無，無生於有，離有無無，離無無有。有無相生，其猶高下相傾，有高必有下，有下必有高矣。然則有無雖殊，俱未免於有也。此乃言象之所以形，是非之所以生，豈是以統夫幽極，擬夫神道者乎？

是以論稱出有無者，良以有無之數，止乎六境之內，六境之內，非涅槃之宅，故借出以祛之。庶悌道之流，彷彿幽途，託情絕域，得意忘言，體其非有非無，豈曰有無之外，別有一有而可稱哉？

經曰三無為者，蓋是群生紛繞，生乎篤患，篤患之尤，莫先於有。絕有之稱，莫先於無。故借無以明其非有，明其非有，非謂無也。

搜玄第六

有名曰：論自云涅槃既不出有無，又不在有無。不在有無，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。不出有無，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。求之無所，便應都無。然復不無其道，其道不無，則幽途可尋，所以千聖同轍，未嘗虛返者也。其道既存，而曰不出不在，必有異旨，可得聞乎？

妙存第七

無名曰：夫言由名起，名以相生。相因可相，無相無名，無名無說，無說無聞。經曰：涅槃非法、非非法，無聞無說，非心所知。吾何敢言之，而子欲聞之耶？

雖然，善吉有言，眾人若能以無心而受，無聽而聽者，吾當以無言言之。庶述其言，亦可以言。淨名曰：不離煩惱而得涅槃。天女曰：不出魔界而入佛界。然則玄道在於妙悟，妙悟在於即真，即真即有無齊觀，齊觀即彼己莫二。所以天地與我同根，萬物與我一體。同我則非復有無，異我則乖於會通。所以不出不在，而道存乎其間矣。

何則？夫至人虛心冥照，理無不統，懷六合於胸中，而靈鑒有餘，鏡萬有於方寸，而其神常虛，至能拔玄根於未始，即群動以靜心，恬淡淵默，妙契自然。所以處有不有，居無不無。居無不無，故不無於無；處有不有，故不有於有。故能不出有無，而不在有無者也。

然則法無有無之相，聖無有無之知。聖無有無之知，則無心於內。法無有無之相，則無數於外。於外無數，於內無心，彼此寂滅，物我冥一，怕爾無朕，乃曰涅槃。涅槃若此，圖度絕矣，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，又可徵之有無之外耶？

難差第八

有名曰：涅槃既絕圖度之域，則超六境之外，不出不在，而玄道獨存。斯則窮理盡性，究竟之道，妙一無差，理其然矣。而放光云：三乘之道，皆因無為而有差別。佛言：我昔為菩薩時，名曰儒童，於然燈佛所，已入涅槃。儒童菩薩，時於七住，初獲無生忍，進修三位。若涅槃一也，則不應有三，如其有三，則非究竟。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殊，眾經異說，何以取中耶？

辯差第九

無名曰：然究竟之道，理無差也。《法華經》云。第一大道無有兩正，吾以方便為怠慢者，於一乘道分別說三。三車出火宅，即其事也。以俱出生死，故同稱無為。所乘不一，故有三名。統其會歸，一而已矣。

而難云：三乘之道，皆因無為而有差別。此以人三，三於無為，非無為有三也。故《放光》云：涅槃有差別耶？答曰無差別。但如來結習都盡，聲聞結習不盡耳。

請以近喻，以況遠旨。如人斬木，去尺無尺，去寸無寸，脩短在

於尺寸，不在無也。夫以群生萬端，識根不一，智鑒有淺深，德行有厚薄。所以俱之彼岸，而升降不同。彼岸豈異，異自我耳。然則眾經殊辯，其致不乖。

責異第十

有名曰：俱出火宅，則無患一也。同出生死，則無為一也。而云彼岸無異，異自我耳。彼岸，則無為岸也，我則體無為者也。請問我與無為，為一為異？若我即無為，無為亦即我，不得言無為無異，異自我也。若我異無為，我則非無為，無為自無為，我自常有為，冥會之致，又滯而不通。然則我與無為，一亦無三，異亦無三，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？

會異第十一

無名曰：夫止此而此，適彼而彼，所以同於得者得亦得之，同於失者失亦失之。我適無為，我即無為，無為雖一，何乖不一耶？譬猶三鳥出網，同適無患之域，無患雖同，而鳥鳥各異。不可以鳥鳥各異，謂無患亦異，又不可以無患既一，而一於眾鳥也。然則鳥即無患，無患即鳥。無患豈異，異自鳥耳。

如是三乘眾生，俱越妄想之樊，同適無為之境。無為雖同，而乘乘各異。不可以乘乘各異，謂無為亦異。又不可以無為既一，而一於三乘也。

然則我即無為，無為即我。無為豈異，異自我耳。所以無患雖同，而升虛有遠近；無為雖一，而幽鑒有淺深。無為即乘也，乘即無為也。此非我異無為，以未盡無為，故有三耳。

詰漸第十二

有名曰：萬累滋彰，本於妄想，妄想既祛，則萬累都息。二乘得盡智，菩薩得無生智，是時妄想都盡，結縛永除。結縛既除，則心無為。心既無為，理無餘翳。

經曰：是諸聖智不相違背，不出不在，其實俱空。又曰：無為大道平等不二。既曰無二，則不容心異，不體則已，體應窮微。而曰體而未盡，是所未悟也。

明漸第十三

無名曰：無為無二，則已然矣。結是重惑，可謂頓盡，亦所未喻。經曰。三箭中的，三獸渡河，中渡無異，而有淺深之殊者，為力不同故也。三乘眾生，俱濟緣起之津，同鑒四諦之的，絕偽即真，同升無為。然則所乘不一者，亦以智力不同故也。

夫群有雖眾，然其量有涯。正使智猶身子，辯若滿願，窮才極慮，莫窺其畔。況乎虛無之數，重玄之域，其道無涯，欲之頓盡耶？書不云乎：為學者日益，為道者日損。為道者為於無為者也。為於無為而曰日損，此豈頓得之謂？要損之又損之，以至於無損耳。經喻螢日，智用可知矣。

譏動第十四

有名曰：經稱法身已上，入無為境，心不可以智知，形不可以象測，體絕陰入，心智寂滅。而復云進修三位，積德彌廣。夫進修本於好尚，積德生於涉求，好尚則取捨情現，涉求則損益交陳。既以取捨為心，損益為體，而曰體絕陰入，心智寂滅，此文乖致殊，而會之一人，無異指南為北，以曉迷夫。

動寂第十五

無名曰：經稱聖人無為而無所不為。無為，故雖動而常寂；無所不為，故雖寂而常動。雖寂而常動，故物莫能一；雖動而常寂，故物莫能二。物莫能二，故逾動逾寂；物莫能一，故逾寂逾動。所以為即無為，無為即為，動寂雖殊，而莫之可異也。

《道行》曰：心亦不有亦不無。不有者，不若有心之有。不無者，不若無心之無。何者。有心則眾庶是也，無心則太虛是也。眾庶止於妄想，太虛絕於靈照。豈可止於妄想，絕於靈照，標其神道，而語聖心者乎？

是以聖心不有，不可謂之無；聖心不無，不可謂之有。不有，故心想都滅；不無，故理無不契。理無不契，故萬德斯弘；心想都滅，故功成非我。所以應化無方，未嘗有為；寂然不動，未嘗不為。經曰：心無所行，無所不行，信矣。

儒僮曰：昔我於無數劫，國財身命，施人無數，以妄想心施，非為施也。今以無生心，五華施佛，始名施耳。又空行菩薩，入空解脫門，方言今是行時，非為證時。然則心彌虛，行彌廣，終日行，不乖於無行者也。

是以《賢劫》稱無捨之檀，《成具》美不為之為，禪典唱無緣之慈，《思益》演不知之知。聖旨虛玄，殊文同辯，豈可以有為便有為，無為便無為哉？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，不盡有為，不住無為，即其事也。而以南北為喻，殊非領會之唱。

窮源第十六

有名曰：非眾生無以御三乘，非三乘無以成涅槃。然必先有眾生，後有涅槃。是則涅槃有始，有始必有終。而經云：涅槃無始無終，湛若虛空。則涅槃先有，非復學而後成者也。

通古第十七

無名曰：夫至人空洞無象，而萬物無非我造，會萬物以成己者，其唯聖人乎？何則？非理不聖，非聖不理，理而為聖者，聖不異理也。故天帝曰：般若當於何求？善吉曰：般若不可於色中求，亦不離色中求。又曰：見緣起為見法，見法為見佛。斯則物我不異之效也。

所以至人戢玄機於未兆，藏冥運於即化，總六合以鏡心，一去來以成體。古今通，始終同，窮本極末，莫之與二，浩然大均，乃曰涅槃。經曰：不離諸法而得涅槃。又曰：諸法無邊故，菩提無邊。以知涅槃之道，存乎妙契，妙契之致，本乎冥一。然則物不異我，我不異物；物我玄會，歸乎無極，進之弗先，退之弗後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？天女曰：耆年解脫亦如何久。

考得第十八

有名曰：經云眾生之性，極於五陰之內。又云：得涅槃者五陰都盡，譬猶燈滅。然則眾生之性，頓盡於五陰之內，涅槃之道，獨建於三有之外，貌然殊域，非復眾生得涅槃也。果若有得，則眾生之性不止於五陰，必若止於五陰，則五陰不都盡，五陰若都盡，誰復得涅槃耶？

玄得第十九

無名曰：夫真由離起，偽因著生，著故有得，離故無名。是以則真者同真，法偽者同偽。子以有得為得，故求於有得耳。吾以無得為得，故得在於無得也。且談論之作，必先定其本。既論涅槃，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。若即涅槃以興言，誰獨非涅槃，而欲得之耶？

何者？夫涅槃之道，妙盡常數，融治二儀，蕩滌萬有，均天人，同一異，內視不已見，返聽不我聞，未嘗有得，未嘗無得。經曰：涅

槃非眾生，亦不異眾生。維摩詰言：若彌勤得滅度者，一切眾生亦當滅度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，本性常滅，不復更滅。此名滅度，在於無滅者也。然則眾生非眾生，誰為得之者？涅槃非涅槃，誰為可得者？

《放光》云：菩提從有得耶？答曰不也。從無得耶？答曰不也。從有無得耶？答曰不也。離有無得耶？答曰不也。然則都無得耶？答曰不也。是義云何？答曰：無所得故為得也，是故得無所得也。無所得謂之得者，誰獨不然耶？

然則玄道在於絕域，故不得以得之；妙智存乎物外，故不知以知之；大象隱於無形，故不見以見之；大音匿於希聲，故不聞以聞之。故能囊括終古，導達群方，亭毒蒼生，疎而不漏，汪哉洋哉，何莫由之哉？故梵志曰：吾聞佛道，厥義弘深，汪洋無涯，靡不成就，靡不度生。然則三乘之路開，真偽之途辯，賢聖之道存，無名之致顯矣。

涅槃無名論(終)

肇論(終)